大明高僧傳/卷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 ◄

大明高僧傳
卷六 習禪二

► 卷七

皇明天臺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

習禪二

一、華亭昭慶寺沙門　釋法寧

釋法寧，因住沂州馬[山耆]山，故號「馬[山耆]」，山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。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，參侍既久，盡得雲門宗旨。出世住沂之淨居寺，大弘雪竇之道。

紹興間，抵華亭青龍，鎮察判章滾母高氏夢天人告曰：「古佛來也。」翌日師至，迎之止錢氏園。乃建精舍，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，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剎，賜額曰淨居。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，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。哲宗元符，余山有精舍曰靈峯，部符改曰昭慶禪院，右丞朱諤請師為開山第一代。無何，遷明州廣慧，復返昭慶。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，端坐說法，辭眾而寂。世壽七十六，僧臘五十九，塔全身于寺之東隅。

二、衢州烏巨山沙門　釋道行

釋道行，號雪堂，處州葉氏子也。初依普照英得度，出遊參佛眼。一日，聞眼舉玄

沙築著腳指話，遂大悟。住郡南明，上堂：「會得便會，玉本無瑕。若言不會，碓嘴生花。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？南明恁麼商確也？是順風撒沙。」

次遷烏巨，示眾舉璣和尚問僧：「禪以何為義？」眾雖下語，未契厥心。眾僧請益，璣代云：「以謗為義。」師曰：「三世諸佛是謗，西天二十八祖是謗，唐士六祖是謗，天下老和尚是謗。諸人是謗，山僧是謗，於中還有不謗者無？談玄說妙河沙數，爭似雙峯謗得親。」忽示微疾，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，遂以後事委之。說偈曰：「識則識自本心，見則見自本性，識得本心本性，正是宗門大病。」又註曰：「爛泥中有刺，莫道不疑好。」黎明，沐浴更衣，跏趺而逝。闍維，獲五色舍利，煙所至處，舍利纍然。齒舌不壞，塔于寺西。

三、安吉州何山沙門　釋守珣〈（附：廣鑑英和尚）〉

釋守珣，號佛燈，即郡之施氏子也。初參廣鑑瑛和尚，不契，遂謁佛鑑，隨眾咨請。邈無所入，乃封其衾曰：「今生若不徹去，誓不展此。」於是晝夜霄立，如喪考妣。逾七七日，忽佛鑑上堂曰：「森羅及萬象，一法之所印。」珣聞，頓悟。鑑曰：「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。」乃詰曰：「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，直至如今更不疑，如何是他不疑處？」珣曰：「莫道靈雲不疑，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。」鑑曰：「玄沙道諦當甚諦當？敢保老兄未徹在。那裏是他未徹處？」珣曰：「深知和尚老婆心切。」鑑然之。珣拜，起呈偈曰：「終日看天不舉頭，桃花爛熳始攖眸；饒君更有遮天網，透得牢關即便休。」鑑囑令護持。是夕，展衾厲聲曰：「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。」圓悟聞，竊疑其未然，乃曰：「我須勘過始得。」令人召至。因與遊山，偶到一水潭，圓悟推珣入水，遽問曰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珣曰：「潭深魚聚。」曰：「見後如何？」珣曰：「樹高招風。」曰：「見與未見時如何？」珣曰：「伸腳在縮腳裏。」圓悟大稱之。

後出世，初主禾山，次天聖，徙何山及天寧。紹興甲寅，謂居士鄭績曰：「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，吾時至矣。」乞還障南。至十月四日，續遣弟僧道如訊之，珣曰：「汝來正其時也。吾雖與佛鑑同條生，終不同條死。明早，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。」道如曰：「要長者？高者？」珣曰：「高五尺許。」越三日，雞鳴，端坐如平時，侍者請偈，珣曰：「不曾作得。」言訖而逝。闍維，舌根不壞。

四、眉州象耳山沙門　釋袁覺〈（附：佛性）〉

釋袁覺，郡之袁氏子。出家傳燈寺，本名圓覺，郡守填祠牒，誤寫袁字。守疑其嫌，因戲謂之曰：「一字名之可乎？」對曰：「一字已多也。」郡守異之。

已而往大溈依佛性和尚，入室陳其所見，性曰：「汝忒殺遠在。」俾充侍司，遷掌賓客。佛性每舉〈法華〉「開示悟入」四字令下語，又曰：「待我黠頭，汝理方是。」偶不職，被斥，制中無依，乃寓俗士家。一日，誦〈法華〉，至「亦復不知何者是火？何者為舍？」乃豁然有省。制罷，歸寺白性，首為肯之。後至雲居見圓悟，述所得，悟呵之曰：「本是淨地，扃屎作麼？」於是所疑頓釋。

紹興丁巳，郡守請居象耳，法道大振，四方英俊、宿德鴻儒聞風禮謁，室無所容。開堂詞辨，河傾峽瀉，叢林稱之。未詳其終。

五、明州天童沙門　釋曇華

釋曇華，字應庵，蘄州汪氏子也。生而奇傑，不類凡兒。年十七，依於東禪薙髮。首謁遂和尚，略得染指法味，於是遍參知識，靡所契證。聞圓悟住雲居煅煉學者，華往禮依侍，悟乃痛與錐劄。值悟返蜀，指見虎丘隆禪師。侍一載，頓明大事。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，於是開堂妙嚴。遷歸宗，時大慧在梅陽，有僧傳華示眾語，大慧見之，極口稱歎，復寄偈曰：「坐斷金輪第一峯，千妖百怪盡潛踪；年來又得真消息，報道楊岐正脈通。」

虎丘忌日，拈香曰：「生平沒興，撞著這無意智老漢，做盡伎倆，湊泊不得。從此卸却干戈，隨分著衣喫飯。二十年來，坐曲彔床，懸羊頭，賣狗肉，知他有甚憑據？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，千古令人恨轉深。」

世稱華與杲「二甘露門」。嘗戒徒眾曰：「衲僧著草鞋住院，何事口如黿蛇惡窟乎？」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，塔全身於東山。

六、臨安府靈隱寺沙門　釋德光〈（附：光化吉和尚、月庵杲、百丈震）〉

釋德光，賜號佛照，臨江軍彭氏子也。志學之年，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。一日入室，吉問曰：「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是個甚麼光？」罔措，通夕不寐。次

日復登，方丈請曰：「昨蒙和尚垂問：即不是心，不是佛，又不是物，畢竟是甚麼？望乞慈悲指示」吉乃震威喝曰：「這沙彌更要我與儞下註腳在。」拈棒劈脊打出，於是有省。

次謁月菴杲、應菴華、百丈震，皆無所入。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，四海英才鱗集，光亦造焉入室。大慧舉竹篦問曰：「喚作竹篦則觸，不喚作竹篦則背。不得下語，不得無語。」光擬對，大慧便棒，光豁然大悟，從前所得到此瓦解氷消。侍久之，宋孝宗慕光道價，降詔命住靈隱。一日召問，對答稱旨，留宿內觀堂。後示寂，塔全身於東菴。

七、眉州中巖寺沙門　釋祖覺〈（附：慧日能和尚、南堂靜禪師）〉

釋祖覺，嘉州楊氏子也。自幼聰慧，書史過目成誦，乃著書排斥釋氏。忽惡境現前，大怖悔過，出家依慧日能和尚。未幾，疽生膝上，五年醫治莫愈，因書〈華嚴合論〉。畢夕，遂感異夢，旦即舍杖趨履。仍前一日，誦至《現相品》曰：「佛身無有生，而能示出生。法性如虛空，諸佛於中住。無住亦無去，處處皆見佛。」遂悟〈華嚴〉宗旨。至是始登僧籍，府帥請講放千部堂，而詞辯宏放，眾所欽服。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，謂曰：「觀公講說，獨步西南，惜未解離文字相耳。儻能問道方外，即今之周金剛也。」覺欣然罷講，南遊禪社，遂依圓悟於鐘阜。

一日入室，悟舉：「羅山道：有言時踞虎頭，收虎尾。第一句下明宗旨；無言時，覿露機鋒如同電拂，作麼生會？」覺罔對，於是夙夜參究。忽有所省，作偈呈曰：「家住孤峯頂，長年半掩門，自嗟身已老，活計付兒孫。」悟未許可。次日入室，悟問：「昨日公案作麼生？」覺擬對，悟喝曰：「佛法不是這個道理。」覺復留五年，愈更迷悶。後於廬山棲賢閱〈浮山遠削執論〉云：「若道悟有親疎，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？」始豁然大悟，遂作偈寄圓悟曰：「出林依舊入蓬蒿，天網恢恢不可逃；誰信業緣無避處？歸來不怕語聲高。」悟大喜，持示眾曰：「覺華嚴徹矣。」自是諸方皆稱曰「覺華嚴」云。

上堂，僧問：「最初威音王未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？」覺曰：「家住大梁城，更問長安路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？」覺曰：「血濺梵天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？」覺曰：「驚殺野狐貍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？」覺曰：「驗得儞骨出。」曰：「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？」覺曰：「直須識取把鍼人，莫

道鴛鴦好毛羽。」

系曰：覺華嚴既於講席有聲，南堂過而稍施提勉，便能罷講南遊，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。豈不駿哉？至為圓悟項門一錐，雖然魂飛，要且命根未斷，尚依識見呈偈，遭圓悟一喝，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。噫！古為人師者，必俟學者寒灰焰發，絕後復甦，方肯點頭，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。今人纔見靈利後生，便使拈弄公案，作得一偈，頓焉稱賞。不亦彼此皆瞎也？殺人之惡小，害人之惡大。其誰乎？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為良範。

八、台州釣魚臺沙門　釋自回

釋自回，號石頭，臨海人。世業石工，人呼「石頭和尚」。眼如盲龜，不識一字。善根內啓，志慕空宗，求人口授〈法華〉，能誦，遂棄家，投大隨和尚供掃灑。寺中令取崖石公用，回手不釋鎚鑿，誦經不輟口，隨見而語曰：「今日硿磕，明日硿磕，生死到來，作甚折合？」回愕然設禮，願聞究竟法。隨令罷誦經，看趙州勘婆子因緣，於是念念參究。久之，一日鑿石，石堅，乃盡力一鎚，火光迸出，忽然徹悟，即走方丈禮拜，呈偈曰：「用盡工夫，渾無巴鼻；火光迸散，元在這裏。」隨大喜曰：「子徹也。」復述勘婆偈曰：「三軍不動旗閃爍，老婆正是魔王腳；趙州無柄鐵掃帚，掃蕩烟塵空索索。」隨可之，遂為薙染，授以僧服。

出世住釣魚臺，上堂曰：「參禪學道大以井底叫渴，殊不知塞耳塞眼，回避不及。且如十二時中，行住坐臥、動轉施為，是甚麼人使作？儞眼見耳聞，何處不是路頭？若識得路頭，便是大解脫處。方知老漢與儞證明，山河大地與儞證明。所以道：『十方薄伽梵，一路涅槃門。』諸仁者，大凡有一物當途，要見一物當途之根源；一物無處，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。見得根源，源無所源。所源既非，何處不圓？諸禪德，儞看老僧有甚勝儞處？儞有甚不如老漢處？會麼？太湖三萬六千頃，月在波心說向誰？」

系曰：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傭且拙，學佛之志既銳且勤。始而迷，則眸子如盲；後而悟，則通身是眼。至于說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，得非能者復起耶？苟使其居讀五車，出窮三藏，又烏有一鎚而火光迸出之象哉？大凡天下治愈隆，亂愈起；學固博，執益封。古人斥為雜毒入心，良有以也。於戲！世之錦心繡口之士、文龍義虎之僧能為昌黎子之虛心，周金剛之自返，胡慮油不出麵，道不我親哉？所以追風逐日者，非駑駘之足；訶佛罵祖者，豈鄙陋之夫？或膠錮於見知，枳梏其比量，又莫若頑璞之易琢也。

九、潼川護聖寺沙門　釋居靜

釋居靜，號愚丘，成都楊氏子也。年十四，依白馬寺安慧出家。聞南堂禪師道望，往謁。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詰之，靜於言下大悟。一日，堂問曰：「莫守寒巖異草青，坐却白雲宗不妙。汝作麼生？」靜曰：「直須揮劍，若不揮劍，漁父棲巢。」堂矍然曰：「這小廝兒？」靜珍重便行。

後出世住東巖，嘗謂眾曰：「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，透得過者，一生事畢。儻或未然，更與爾分作十門，各各印證自心，還得穩當也未？第一、須信有教外別傳；第二、知有教外別傳；第三、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；第四、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，了了分明，一一田地穩密；第五、須具擇法眼；第六、須要行鳥道玄路；第七、須文武兼濟；第八、須摧邪顯正；第九、須大機大用；第十、須向異類中行。凡欲紹隆法種，須盡此綱要，方坐得這曲彔床子，受天下人禮拜，敢與佛祖為師。若不到恁麼田地，秖一向虛頭，他時異日，閻老子未放爾在。」又偈曰：「十門綱要掌中施，會得來時自有為；作者不須排位次，大都首尾是根基。」

十、泉州教忠寺沙門　釋彌光〈（附：黃檗祥）〉

釋彌光，號晦庵，閩中季氏子也。生寡言笑，聞僧貝梵則喜。年十五，依文慧禪師圓頂，未窮海藏，喜究羣書。一日計曰：「剃髮染衣當期悟徹。而醉心俗典耶？」遂首謁圓悟，次參黃檗詳、高庵悟，機語皆契。

以淮楚盜起，歸謁佛心。值大慧寓廣，因從之。慧曰：「汝在佛心處所得者，試舉一二看。」光曰：「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：佛心即不然，總不恁麼來時，如何劈脊便打？從教遍界分身。」慧曰：「汝意如何？」曰：「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腳。」慧曰：「此正是以病去法。」光毅然無信可意，慧曰：「汝但揣摩看。」光竟以為不然。經旬，因記海印信公拈曰：「雷聲浩大，雨點全無。」光始無滯，趨告慧。舉道者見琅邪幷玄沙未徹語詰之，光對已，大慧笑曰：「雖進一步，秖不著所在。如人斫樹根，下一刀則命根斷矣。汝向枝上斫，其能斷命根乎？今諸方浩浩，說禪見處總如是也。何益于事？其〈楊岐正傳〉止三四人而已。」光愠而去。翌日，慧問：「汝還疑否？」曰：「無可疑者。」慧曰：「秖如古人相見，未待開口，已知虛實；或聞其語，便識淺深。此理如何？」光悚然汗下，莫知所詣，慧令究「有句無句」話。

慧過雲門庵，光亦侍行。一日問曰：「某到這裏不能得徹，病在甚處？」慧曰：「汝病最癖，世醫拱手。何也？別人死了不得活，汝今活了未曾死。要到大安樂田地，須是死一回始得。」光疑情愈深。後入室，慧問：「喫粥了也，洗缽盂了也。去却藥忌，道將一句來。」光曰：「裂破。」慧乃振威喝曰：「儞又說禪也。」光即大悟。慧即撾鼓告眾曰：「龜毛拈得笑咍咍，一擊萬重關鎖開；慶快平生在今日，孰云千里賺吾來？光亦呈偈曰：「一拶當機怒雷吼，驚起須彌藏北斗；洪波浩渺浪滔天，拈得鼻孔失却口。自爾名喧宇宙，道洽緇素。出住教忠。瓣香為妙喜拈出，其為知本也歟？

系曰：凡為人師者，須具二種法方堪坐曲彔床：一、先明己眼，二、鑒機病源。若己則未明，自尚拕枷帶鎖，胡能為人解粘去縛？不識病源，未免傭醜殺人之陋。所以久依爐鞴，不能脫胎成器者，非學人之罪也。為學者亦須具二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頭：一、不自知足，二、死後復甦。若易知足，必以魚目為珠；若不死後再甦，則生死命根不斷。所以久入選佛場，不能心空及第者，非宗匠之罪也。是故妙喜一生不自肯，晚登川勤之室，直階〈華嚴〉七地。不其然乎？今晦庵以滑稽參禪，未曾大死一番，苟非妙喜屠龍之手，而不珍魚目者幾希？故遭振威一喝，直下喪身失命，便能對眾作蟭螟蟲大吼，豈不快哉？嗚呼！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膏盲之疾，如狂子失心而不可療者多矣。曾未服醫父起死之劑，且急欲為人指迷，不亦謬乎？

十一、江州東林寺沙門　釋道顏

釋道顏，號卍庵，潼川鮮于氏了也。初參圓悟，但登堂，未能造其玄奧。圓悟將還蜀，以書遺大慧曰：「顏彩繪已，特未點眼耳。他日嗣後未可量也。」於是朝夕質疑於慧，方大悟徹，於是聲光遐溢，黑白咸被其化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顏？」曰：「誌公和尚。」曰：「學人問佛，何答誌公？」顏曰：「誌公不是閒和尚。」曰：「如何是法顏？」曰：「黃絹幼婦外孫韲臼。」曰：「是甚章句？」顏曰：「絕妙好辭。」曰：「如何是僧？」顏曰：「釣魚船上謝三郎。」曰：「何不直說？」顏曰：「玄沙和尚。」顏凡所說法大概簡易如此。

十二、福州西禪寺沙門　釋鼎需

釋鼎需，號懶庵。郡之林氏子也。幼業儒，舉進士，蒞政有聲。年二十五，因閱〈

遺教經〉，忽省曰：「幾為儒冠誤也。」即欲舍俗。母氏難以親迎在期，需笑絕之曰：「夭桃紅杏，一時分付春風；翠竹黃花，此去永為道侶。」遂依保壽樂公為大僧，遍參名宿。

歸里，結庵羌峯三年。嘗以「即心即佛」話問學者，時妙喜庵于洋嶼，晦庵光在侍，特以書招之曰：「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，可來少欵如何？」需不答。光以計邀至，值妙喜為眾入室，需欲隨喜而已，妙喜因舉：「僧問馬祖：『如何是佛祖？』云：『即心是佛。』爾作麼生？」需下語，喜詬曰：「汝見解如此，敢妄為人師耶？」乃鳴鼓訐其為邪解。需淚交頤，不敢仰視，自默計曰：「我既為所排，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？」遂求入弟子之列。一日，妙喜問曰：「內不放出，外不放入，正恁麼時如何？」需擬開口，喜拈竹篦劈脊，連打三下，需大悟，厲聲曰：「和尚已多了也。」喜又打一下，需禮拜，喜笑曰：「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。」印以偈曰：「頂門豎亞摩醯眼，肘後斜懸奪命符；瞎却眼，卸却符，趙州東壁掛葫蘆。」自此名喧叢席，道被遐方，此後開堂始稱「具眼宗匠」云也。

十三、建寧府沙門　釋道謙

釋道謙，本郡人，未詳氏族。初依佛果，無所入。妙喜奉旨住徑山，謙亦在侍，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，乃自謂：「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，又有此行，豈不荒廢了矣？」將辭友人，宗元叱曰：「不可。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？汝去，吾與俱往。」一日，在途泣曰：「一生參禪無得力處，今奔波若此，何得相應？」元曰：「爾但將諸方參得悟得，幷圓悟、妙喜與爾說得底都不要理會。途中我可替者盡替，汝只有五事替不得，須自承當。」曰：「何為五事？」元曰：「著衣、吃飯、屙屎、放尿、馱箇死屍路上行。」謙於言下大徹，不覺手舞足蹈。元曰：「汝此回方可通書，吾先歸矣。」後半載，返雙徑，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：「建州子這回自別也。」

十四、潭州沙門　釋清旦

釋清旦，號慧通，蓬州嚴氏子也。初辭親愛，即嗜空宗。聞有教外別傳之道，注念日切，乃腰包出關，擬投叢席。時大溈泰和尚住德山，謁之，值泰上堂，舉：「趙州曰：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。且道意在甚麼處？」良久曰：「就地撮將黃葉去，入山推出白雲來。」旦聞，平生疑礙釋然。翌日入室，泰問曰：「前百丈不落因果，因甚墮野狐？後百丈不昧因果，因甚脫野狐？」旦曰：「好與一坑埋却。」住後上堂曰：「三腳驢子

弄蹄行，步步相隨不相倒；樹頭驚起雙鯉魚，拈來一老一不老。為憐松竹引清風，其奈出門便是草；因喚檀郎識得渠，大機大用都推倒。燒香勘證見根源，糞掃堆頭拾得寶；叢林浩浩謾商量，勸君莫謗先師好。」

旦之門庭嚴肅，機語峻利，是故學者多難泊焉。

十五、天臺國清寺沙門　釋行機

釋行機，自號簡堂，郡之楊氏子也。生知夙發，趣向高邁，丰姿挺異，才壓儒林。少棄妻孥，勤學出世，精窮竺典，逸貫三乘。竊欲離言，單求直指，於是慕護國元公之道價，擔簦相依，稍觸鉗鎚，密有契證。

因住莞山而刀耕火神單丁者一十七年，嘗有偈曰：「地爐無火客囊空，雪似楊花落歲窮；拾得斷麻穿壞衲，不知身在寂寥中。」每曰：「某猶未穩在，豈以住山樂吾事耶？」一日，偶看斫樹倒地有聲，忽大悟，平昔礙膺之物泮然氷釋。未幾，適有江州圓通之命，乃曰：「吾道行矣。」即欣然曳杖應之。

登座說云：「圓通不開生藥鋪，單單只賣死貓頭；不知那個無思算，喫著通身冷汗流。」聞者無不絕倒，叢林至今稱焉。

十六、澧州靈巖寺沙門　釋仰安〈（附：表自）〉

釋仰安，未詳何許人氏。穎異超羣，幼年舍俗。既圓顱頂，慕最上乘，精謹律儀，耽遊講肆。久而棄之，遂入佛果勤公之室。時大溈泰為座，元昕夕扣之，頓領玄旨。

後泰住持德山，命安詣佛果，通嗣法書，果見，問：「千里馳騁，不辱宗風。公案現成，如何通信？」安曰：「覿面相呈，更無回互。」果曰：「此是德山底，那個是上座底？」曰：「豈有第二人？」果曰：「背後底聾。」安即進書，果笑稱作家。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，座曰：「玄沙白紙，此自何來？」安曰：「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。今日拜呈，幸希一覽。」座便喝，安曰：「作家首座。」座又喝，安以書便打，座擬議，安曰：「未明三八九，不免自沈吟。」又打一下，曰：「接時佛果、佛眼同見。果曰：『打我首座死了也』眼曰：『官馬廝踢有甚憑據？』安曰：『說甚官馬廝踢？正是龍象蹴踏也。」果喚安至前曰：『我五百人首座，汝為何打他？』安曰：『和尚也須喫一頓。

』果顧佛眼吐舌，眼曰：『未在。』却問曰：『空手把鋤頭，話意作麼生？』安鞠躬曰：『所供並是詣實。』眼笑曰：『元來是屋里人。』」

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，自曰：「書裏說箇甚麼？」安曰：「文彩已彰。」曰：「畢竟說甚麼？」安曰：「當陽揮寶劍。」自喚曰：「近前來，我這裏不識幾箇子。」安曰：「莫詐敗好。」自顧侍者曰：「是那裏僧？」曰：「曾在和尚會下去。」自曰：「怪得恁麼活頭。」安曰：「被和尚鈍置來。」自將書於香爐熏曰：「南無三曼多。」安近前彈指，自便開書。自是聲播四方，而不屈為泰使命。未幾，出主靈巖，衲子輻輳，拈椎豎拂，大有古人之風焉。

十七、臨安府徑山沙門　釋寶印〈（附：智策）〉

釋寶印，號別峯，嘉州李氏子也。幼通六經，長窮七史。忽厭塵俗，志慕竺墳，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。往聽〈華嚴〉、〈起信〉，盡得旨。覺勞算沙終非解脫，遂依中峯密印民禪師。密印舉；「僧問巖頭：『起滅不停時如何？』巖叱曰：『是誰起滅？』」師聞，大悟。會圓悟歸昭覺，遣師往省，隨眾入室，悟問：「從上諸聖以何接人？」師豎起拳，悟曰：「此是老僧用底。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？」師以拳揮之，悟亦舉拳相交，大笑而止。又謁大慧於徑山，慧問：「甚處來？」曰：「西川。」慧曰：「未出劍門關。與汝三十棒了也。」曰：「不合起動和尚。」慧忻然。

後出奉詔住雪竇。淳熙七年秋，召師問道，賜肩輿，入選德殿，帝曰：「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？」對曰：「譬如虛空，東西南北初無二也。」帝曰：「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。如孔子性以中庸設教。」印曰：「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？故〈法華〉云：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。〈華嚴〉云：不壞世間相，而成出世法。」帝曰：「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，多只工文字語言，不見夫子之道，不識夫子之心。惟釋氏禪宗不以文字教人，直指心源，頓令悟入，不亂於生死之際，此為殊勝。」印曰：「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，嘗見孔門顏子號為具體，盡平生力量，只道得個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，竟捉摸不著。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，向諸弟子道：『二三子以我為隱乎？吾無隱乎爾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』以此觀之，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，而諸弟子自蹉過了也。昔張商英曰：『吾學佛然後能知儒。』此言實為至當。」帝曰：「朕意亦謂如此。」帝又問：「莊子若何如人？」印曰：「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。蓋小乘厭身如桎梏，棄智如雜毒，化火焚身，入無為界，即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，心固可使如死灰。若大乘人則不然。度眾生，盡方證菩提，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。將以

斯道覺斯民也。有一夫不彼其澤者，若已推而內溝中也。」帝大悅，詔住徑山。

開堂曰：「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，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。祖師門下半句也無，秖恁麼合吃多少痛棒？諸仁者且道：『諸佛是？祖師是？』若道：『佛是，祖不是；祖是，佛不是。』，取舍未忘。若道：『佛祖一時俱是，一時俱不是』，顢頇不少。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？」良久曰：「大蟲裏紙帽。好笑又驚人。」

十年二月帝註〈圓覺經〉，賜師命作叙流行。紹熙元年十一月，往見智策禪師決別，策問行日，師曰：「水到渠成。」索紙書云：「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」九字。果至期而化。留七日，顏色明閏，髮長頂溫，葬全身于西岡。謚曰慈辯，塔曰智光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